

剧本选辑

JUBIENXUANJI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一九八四年八月

目 录

- ✓寻找山泉.....沈虹光 (1)
- ✓育苗之歌.....葛才能 李世瑜 (60)
- ✓鼠年鼠事.....李华清 (119)

寻找山泉

(九场话剧)

沈虹光

时 间：1927年——1977年

地 点：革命老苏区鸡鸣山

人 物：

栗秉山：男，六十六、七岁，老干部。

孟佩生：女，五十五、六岁，栗的妻子。

栗 泉：男，二十七岁，栗的儿子。

进 进：男。六、七岁，栗的小儿子。

黄 老：男，七十二岁，老干部。

李 老：男，七十岁，老干部。

刘 纹：女，五十四、五岁，某老干部的遗孀。

金海南：女，二十三岁，刘女。

金爱香：女，四十三岁，金海南同父异母的姐姐。农民。

花 子：男，六十余岁。

花子妻：女，六十余岁。

小姑娘：女，六、七岁，花子的孙女。

七 哥：男二十余岁。

七 嫂：女，十七——二十余岁。

酷似七嫂的年青媳妇。

金 菊：女，十三、四岁——二十余岁。

秦大爹：男，金菊的爷爷。

游馆长：男，四十岁。

小 徐：女，二十岁。公社干事。

保 长：男，七十五岁。

厨师。

护士：

服务员。

小伙子。

挑夫甲、乙。

中年妇女。

战士。

群众。

干部甲。

干部乙。

我们曾经从这里走出去，我们又回到了
这里……

第 一 场

〔县委小招待所，客厅。〕

金爱香坐在沙发上，她一身乡村装束，在这个环境里显得特别“土”气。她双手捧着个茶杯，双膝并拢，不大习惯，也不大自在。

刘纹在招呼外面的什么人。她眉疏目朗、性格外向。衣着式样过时但质地讲究。她说话声气挺大，既有“夫人”的气派，又不乏直爽热情的老干部作风。

刘 纹 粟泉，来，你爸爸他们进山去了，你先在这儿坐坐。

〔粟泉上。这是一个高大结实的青年，目光深沉内向，思索的往往比说出来的多。他刚从长途汽车上下来，提着旅行袋，一身风尘。〕

粟 泉 刘阿姨，你们是什么时候到的？

刘 纹 前天。昨天到乡下老家看了看，住了一夜，把海南她大姐接来了。

粟 泉 （有礼貌地向金爱香点点头）大姐。

刘 纹 你爸爸妈妈住在哪个房间？我叫服务员给开门。（向外唤）小齐，小齐。

（无人应）

粟 泉 您别喊了，一会儿我自己去找。

刘 纹 县里两个招待所都住满了，纪念暴动五十周年，县里向鸡鸣山出去的老干部都发了邀请。你爸爸妈妈带着你哥哥的孩子，来了两天了。（向内）海南，你看谁

来了？

（金海南上。她手上拿着湿毛巾，正洗脸。这是个热情单纯的女孩子，不管是发式穿着还是举止谈吐，都很随便自然。

金海南 哟，栗泉！你怎么才来？

栗泉 厂里有事，不好请假。

刘纹 海南，弄点水让栗泉洗洗脸，乘长途汽车，灰土大。

金爱香 我去吧。

金海南 大姐你别管，里面有水。

栗泉 我自己去。（打开旅行袋取毛巾）

金海南 栗泉，听你妈说，你在这里当过知青，是吗？一千三年，真够革命的。

刘纹 你现在还在那个什么市？灵丹？

金海南 什么灵丹，还妙药呢！灵安！灵安化工厂，是吧？

栗泉 是的。

刘纹 打算什么时候调到爸爸妈妈身边？

栗泉 还没商量。

金海南 你在那儿干什么？工人？

栗泉 嗯。

〔金海南进内室放毛巾。

刘纹 赶紧调回去，我看你爸爸身体不大好，上山的时候，你妈带了好多药。

栗泉 噢。我去洗脸。

刘纹 去吧。

〔金海南上，栗泉下。

金海南 （正往脸上抹护肤霜）山里的风真硬，才回去一天，连脖子都皱了。

刘 纹 海南，待会儿你跟爱香大姐出去转转，逛逛百货公司。爱香，要买什么就跟海南说，啊。

〔幕内一条粗喉咙喊着：“栗秉山！”随声上来一个拄着拐杖的瘸腿老头儿，大脸盘，高挑眉如炬，若不是这条残腿，还是颇有威风的。这是黄老，他后面是由服务员搀扶着的双目失明的李老。〕

黄 老 栗秉山跑到哪儿去了？

刘 纹 老黄！

黄 老 哎哟，小刘！少见少见，不是回鸡鸣山还会不到你！

〔栗泉闻声上。〕

刘 纹 坐，坐。（对栗泉等）这是黄伯伯。

〔安置二老坐下。〕

栗 泉 黄伯伯。

黄 老 （目光炯炯地逼视着）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向刘）这是哪个的儿子？

刘 纹 栗秉山的！

黄 老 噢——是老几呀？

刘 纹 老幺，泉泉。

黄 老 泉泉哪？我晓得，最捣蛋的那个！老李，这是栗秉山的幺儿子。（把栗泉往李老面前一推）。

栗 泉 李伯伯。

李 老 （握栗泉的手）你爸爸呢？

（栗泉正欲答，金海南上前）

金海南 黄伯伯，李伯伯。

黄 老 哈哈，金庆安的丫头，这么大了！老李，金庆安还记得不？

李 老 哪个金庆安？六支队的金队长？

黄老 对，金队长！他的夫人和宝贝丫头也回来了。

李老 金队长呢？

刘纹 老金已经不在。

李老 （向前摸索的手定住了）不在了？

刘纹 （握住李老的手）他逝世前说，要把骨灰送回家乡，这次参加纪念活动，正好了此心愿。县里准备搞个骨灰安放仪式。

（李老与黄老默默地点头。这时，爱香为大家倒茶。

服务员 给我吧。

金爱香 你的事多，我来。

刘纹 哦，小齐，请你把栗老的房间开一下，他儿子栗泉来了。

服务员 好（下）

〔栗泉拎起包随下，金海南跟下。

黄老 （注视金爱香）这是谁呀？是那个老大吧？

刘纹 是的，老金的大女儿，一直在老家。解放以后，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她找到，本想把她接出来，可是她已经结了婚。读书吧，晚了，安排工作吧，她又没文化，就这么，现在还在乡下，连孙子都有了，农村人结婚也太早。

〔金爱香只是谦和地笑着。

〔游馆长上，他挟着一个牛皮纸的材料口袋。

黄老 馆长来了。

游馆长 黄老，您也在这儿。

黄老 （指指刘纹和李老）认不认得？

游馆长 您是刘纹同志，金庆安同志的爱人？这位是李老，鸡鸣山起义是东乡赤卫军的战士，李老的眼睛是抗日战

争时负的伤。

黄老 （对刘、李）怎么样？我们这位县博物馆馆长手里有花名册！呃，你来干什么？

游馆长 我找栗秉山同志。

黄老 我们也是来找他的。

刘纹 他和老伴带着小孙子坐车进山了。这几十年他一直没回来过，说要把老地方都走遍，还说要找一个叫七嫂的妇女。

游馆长 七嫂？我这里有一份材料。

〔栗泉与金海南上。

刘纹 哦，这是栗秉山的儿子栗泉。这是博物馆的一一。

黄老 游馆长。

栗泉 有事吗？游馆长？

游馆长 有一份材料我想请你父亲看一看。（由材料袋中抽出一份发黄的薄笺。

栗泉 （接过薄笺，读）“民国十六年，办农会，领头的是七相公，在白果树下发动。王应宗很恶，杀他，是七相公打的头。革命失败，栗家老屋的秉山，”我爸爸？

游馆长 对，是指你父亲。

栗泉 《接读）“栗家老屋的秉山喊我跟七相公走。吃酸刺果。得亏七嫂。”

刘纹 七嫂！你爸爸要找的就是她！

栗泉 （接读）“得亏七嫂。她还搭了个草棚，我们在那里歇脚，还烧了一次野鸡肉吃。一九六三年五月初七。韩花子。”下面按了个手印，完了。

金海南 这是什么意思？

游馆长 六三年我们博物馆建立，征集了一些革命历史资料，这是那时候留下的。七相公是石桥一带的革命领导人。

金海南 （指材料）这里有“领头的是七相公”。这“在白果树下发动”什么意见？

栗 泉 七相公在白果树下发动群众？

游馆长 对。这里说的王应宗是个大恶霸地主，七相公亲手处决他，恐怕是为了解除群众的顾虑。

金海南 噢。

栗 泉 这后面说的是撤进山里的情况吧？

游馆长 对。我想找你父亲，就是要了解这一段的情况。这位七相公是不是县委委员？是谁派到石桥搞农民运动的？鸡鸣山起义的领导有没有他？

栗 泉 父亲说过七相公，他已经牺牲了。

游馆长 六三年到六五年，我们搜集了一些历史资料，后来中断了。这次办革命历史展览，很困难，有不少老同志都在这十年里去世了。

黄 老 （沉重的叹息）唉！

金海南 这个七嫂是七相公的爱人吗？

游馆长 应该是的。

黄 老 （接过薄笺，戴上花镜看）“韩花子，”这是个什么人？他还在不在？（对栗泉），他也许知道七嫂的下落，你爸爸应该去找找他。

栗 泉 对，找这个叫花子的人。

刘 纹 难得找罗！这些人要活着，解放这么多年，就不来找你爸爸？我们老金在世的时候，拐了八道弯的亲戚都找上门来了。

金海南 有个人，自称是我爸爸的哥哥，见了我妈就叫弟妹，真可笑。

（可是谁都没笑。一个短暂的停顿。

金爱香 哦，开水没有了，我去打。

第 二 场

〔山间。

栗秉山静静地停立着。阳光斜射在他身上，只见他头上银丝闪亮，瘦削的面庞刀劈斧凿般的富有力量。他的两眼深陷于浓眉之下，仿佛总在沉思。他时常是温和的，但激情迸发时，目光便如利剑出鞘。现在，他平缓地移动着目光，他在寻找和辨认旧日的痕迹。他的妻子孟佩生提着藤篮上。

孟佩生 秉山，在这里歇一会儿吗？

栗秉山 这里应该有一棵白果树。

〔孟佩生将藤篮放下，从中取出三磅的暖瓶、茶杯、药瓶等物。她是个细腻娴静的妇女，发式装束有着老教师般的端庄朴素，举止谈吐十分得体。她比丈夫小十余岁，但对倔强的丈夫，却时时流露出大姐般的宽厚。不过，在有关丈夫身体方面的问题，她是很讲“原则”的。

孟佩生 秉山，该吃药了。

栗秉山 那棵白果树很大，能遮好大一片荫凉，它应该在这儿。

孟佩生 这么多年，那还不死了。

栗秉山 不，白果树是不容易死的。

〔幕内汽车喇叭响。

孟佩生 进进又在按汽车喇叭。（对内）进进，别调皮！（内有孩子的欢叫声）小刘，你别迁就他。（下）

〔栗秉山坐在石头上。

栗秉山 白果树是不容易死的，除非它被烧，被砍。

〔他仿佛听见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

〔“秉山！秉山！”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跑上，他是花子。

花子 秉山！

〔与花子年龄相仿的栗秉山上。

栗秉山 什么事？花子？

花子 七相公从武昌城回来了！

〔七哥上。他戴着眼镜，穿着白色学生装，少年英俊。他一手提着藤衣箱，一手提着个长盒子。

七哥 （很热情地）秉山，花子，你们好。

〔两个少年拘谨地看着他。

七哥 学堂放假了，我回来住些时。晚上咱们一起玩玩，在白果树底下，好不好？

〔两少年笑笑，不置可否。

七哥 老四、秉传他们都去，有十来个人呢。

花子 （问栗秉山）去不去？

栗秉山 （问花子）你去不去？

七哥 我带回来一样东西。（他放下衣箱）打开盒子。两少年好奇地凑过去）

花子 这是什么？

七 哥 这是洋喇叭。（他取出一只小号，递给粟秉山）你吹，使劲。

〔粟秉山使劲吹，小号猛地响了，把他吓了一跳。〕

七 哥 我给你们吹个歌儿。

〔他显然也是初学乍练，鼓腮胀气吹得很是吃力，勉强可以听出那旋律是《国民革命歌》。两少年颇感兴趣。〕

粟秉山 我再吹吹。

花 子 你已经吹过了，给我。

七 哥 你们拿去玩吧，晚下带给我。

粟秉山 七相公，武昌城热闹吧？

花 子 我日后发了财，头一桩事就是逛武昌城。

七 哥 要想发财，有办法？

花 子 什么办法？

七 哥 有人欠了你们的钱，你们找他要去！

粟秉山 有人欠了我们的钱？我家欠好几家人的钱，没听说过谁欠我们的钱。

七 哥 怎么不欠？地主、你们的东家、还有我爹都欠了你们的钱。

粟秉山 （对花子）七相公象是中了邪。

花 子 打摆子发烧，说胡话。

〔两少年与七哥拉开距离。〕

七 哥 我给你们算个账，好吧？

粟秉山 算吧。你别过来。（保持距离）

七 哥 你们想，在田畈里出力做活的是谁？粮食是谁种出来的？是农民还是地主东家？

粟秉山 是农民，我们。

七 哥 那么，你们种的粮食，他们凭什么拿去？

栗秉山 田地是他们的呀？

七 哥 不，天下的田地是天下人的。

花 子 我们没有田，你家有田。

栗秉山 我们种你家的田，就要给你家交租子。

七 哥 好，就算是这样吧，种田交租，一石田值好多钱？种田人祖祖辈辈年复一年交的租子，加起来又值好多钱？

栗秉山 那样算，我们也买得起田了。

七 哥 （热切地）秉山、花子，在武昌，我找到了一个新信仰，中国社会到如今已经到了一个大变动的时候，我们青年应该做新时代的奋斗者！明白了？

栗秉山 还是，不、花子，你呢？

花 子 我，跟你一样。

七 哥 （一挥手）简而言之吧，你们的日子苦不苦？

栗秉山 （同声地）苦。

花 子

七 哥 想不想过好日子？

栗秉山 （同声地）想。

花 子

七 哥 好，那就听我的。

〔七嫂上。这是个未“上头”的小媳妇，垂着一条长辫。她提着装有衣裳的篮子，欲去塘边洗濯，见七哥，止步。七哥以栗、花的眼光中感觉到背后有人，回头，见七嫂，脸上顿时没有了表情。

〔七嫂提起七哥的衣箱。

七 哥 你放下，我自己会拿。

〔七嫂顺从地放下衣箱。去塘边。〕

花 子 七相公，人家都说，你家准备给你和她圆房办喜事了。

七 哥 （打断）呃，刚才跟你们说的话别忘了。

粟秉山 （同声）哎。

花 子

七 哥 晚上；白果树底下。

粟秉山 （同声）哎。

花 子

〔七哥提衣箱，下。〕

花 子 （举起小号调皮地）七娘子！（作吹喇叭状呜里哇呜里哇呜里哇——

〔跪在塘边的七嫂视若罔闻。〕

〔花子、粟秉山下。〕

〔七嫂一下一下地用芒槌捶打着衣裳。〕

〔粟秉山仍然坐在石头上。〕

〔孟佩生拉着孙子进进上。〕

孟佩生 到爷爷那儿去，安安静静地待会儿！（进进挣脱奶奶的手，跑开去。）

孟佩生 别乱跑哇，进进！（她说罢，由暖瓶中倒水，拿药）
呃，吃药。

粟秉山 （接药）怎么这么多？

孟佩生 你病多呀。

粟秉山 还有？

孟佩生 只有几片了，给。（又递药）

粟秉山 （断然地）我不吃了。

孟佩生 你呀，每回吃药都不痛快。

栗秉山 我刚才吃的是什么？小黑豆似的，一大把。药吃多了有什么好处？在我们乡下，就讲究吃饭，饭吃得多，身体就好。

孟佩生 可是病了还得吃药。（看看丈夫气乎乎的神情，好笑）人老了，怎么变得象小孩子似的。

〔进进跑来。〕

进进 我要喝水！渴死啦！

孟佩生 慢点，别把暖瓶碰倒了，奶奶给你倒。

进进 不，我要爷爷倒。

孟佩生 爷爷在吃药。

栗秉山 爷爷倒，爷爷给进进倒。（倒水）别烫着了，爷爷给你吹吹。

进进 我自己拿，我自己拿。

孟佩生 弄洒了。

栗秉山 （慈爱地看着孙子）瞧这小样儿，渴的，还要吗？

进进 不要了。

孟佩生 进进，把这药给爷爷吃。

进进 爷爷，张开嘴，吃药。

〔栗秉山乖乖地张开嘴，让孙子把药片放到自己嘴中。〕

孟佩生 进进，把这包烟给小刘叔叔送去，问他喝不喝水。

进进 哎。（跑下）

孟佩生 咱们该回县里了，泉泉恐怕已经来了。

栗秉山 唉，人到了时常回忆往事的时候，就是老了。我们最后一次离开七嫂的草棚子，是个早晨，雾很大，七嫂把七哥喊住了，我们等了好一会儿，七哥赶了上来。走着走着，他对我说：呃，你七嫂要给我生个儿子了！